

尚
仑

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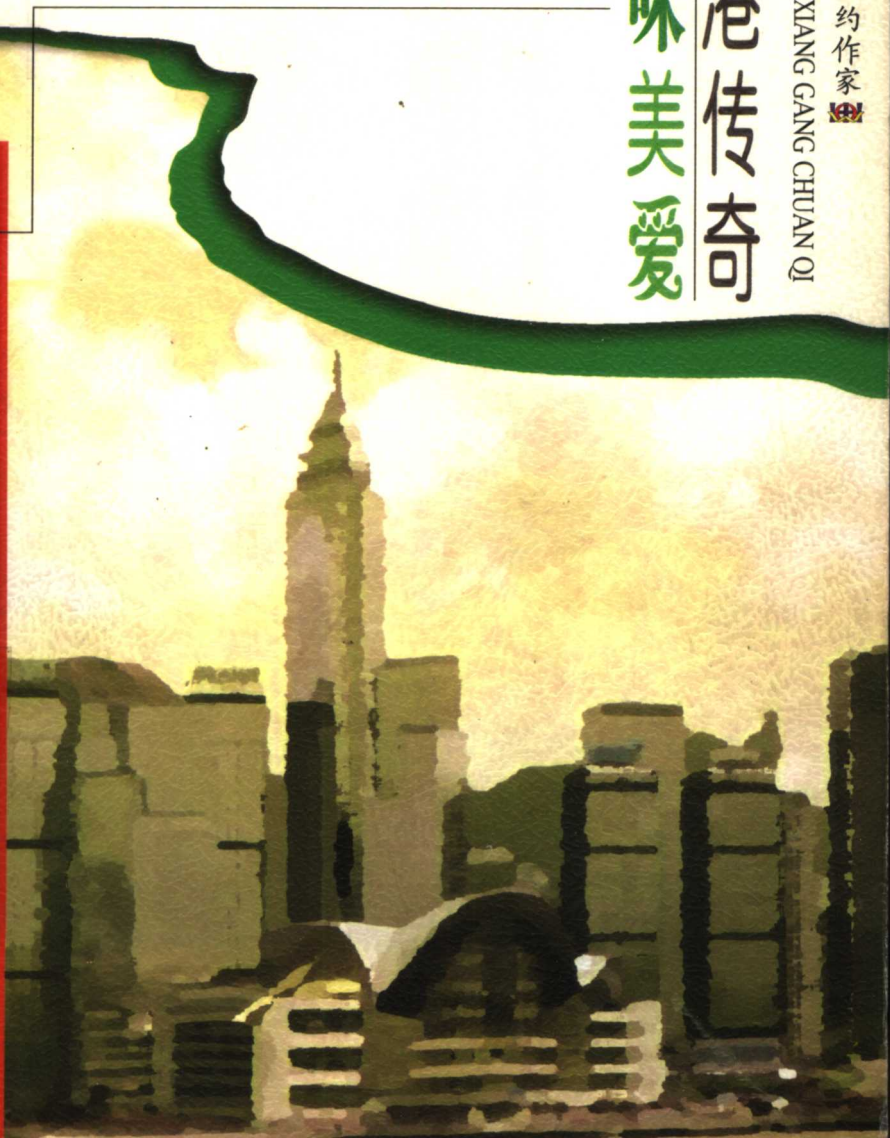
■ 汉青文化签约作家

MEI WEI MEI AI XIANG GANG CHUAN QI

香港传奇 美味美爱

竟成酒楼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工业史话丛书

中国工业史话丛书编委会

香港传奇 美味黄梨

香港工业史话



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简介

尚 仑

香港永久居民

1946 年出生中国大陆，原籍天津

六十年代移居香港，

曾为医师，后弃医从商

香港某酒楼老板

参与过多间酒楼的投资与经营

曾著《港式酒楼的投资与管理》

(香港万里出版社)

香港传奇美味美爱

酒樓竟成

3 24 3 7

3 1 2

3 1 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竟成酒楼 / 尚仑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2

ISBN 7-5008-2738-5

I. 竟… II. 尚…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459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编辑室:(010)64991541 发行部:(010)62005042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18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8.80 元

目 录

1	第一章
20	第二章
36	第三章
67	第四章
80	第五章
114	第六章
146	第七章
168	第八章
198	第九章
228	第十章
269	第十一章
296	第十二章
322	第十三章
351	第十四章
386	第十五章
412	第十六章
439	第十七章
462	第十八章
491	第十九章
528	第二十章
562	

三入二入一入

第一章

兵临城下的天津城格外凄清。两辆人力胶皮车一前一后地上路了。前面的一辆，由车夫小赵拉着。上面坐着天津城内祖传四代的名医石中天和他的女儿小拙。后面一辆是雇来的车，车上拉着两个牛皮箱。

一位个子不高，但身子骨挺结实的汉子，手持一个大提盒跟在车子旁边。他叫林齐鲁，是石中天私家厨师。石中天清晨赶路，为的是赶上最后一班船去台湾。

四十两黄金买来四张船票，还不是一班船的。太太和儿子早几天先起程了。今天，石中天和女儿也要远走他乡了。要说离开家乡，最舍不得的当然是乡土之情，其次，就是这个跟了自己十年的老厨师林齐鲁。与其说这二人的关系是主仆，不如说是好朋友更适当。

石中天伤感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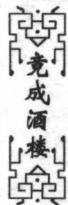
“林师傅，我这一走，家中的一切事情可都托付给你了！”

“是，石大夫，您放心吧，家里的一切有我。”

“嗯。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能回来？”

“都说多则三年，少则一年。等天下一太平，您和太太、孩子就回来了！”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林齐鲁的希望。

“士心是个可造之材，好好供他念书。我那本《传



心录》是特别留给他的。我知道，这孩子的前程不限于做大夫，但是多个傍身的技能总是好的。”

“我替他多谢您了！”

士心，是林齐鲁的儿子，今年十岁。

石中天又交代说：

“‘劝业场’后面的三间门脸儿快要租满，到期了。要是人家不续租的话，你就开间小饭馆。一来免得丢空，二来你也有个用武之地。此外，有几个进项，也省得坐吃山空。”

“是。等我到时看吧！有人租，还是尽量租出去。等到您和一家人回来，这上下的使费可也不小，多点进项还是有用的。再说，万一您一年半载的回来了，我还是在您身边好点。”

“嗯。也好。就以三年为限吧！如果我三年都没回来，也无音讯，那所有的东西、物业，全由你变卖，处理，各自谋生吧！”石大夫的话音有些颤抖。

“万一有什么事，我会跟张老爷商量，他不走。”

林齐鲁口中的张老爷，是天津有名的寓公，大太监，小德张。

十年前，小德张的太太（没错，太监的太太）生了一场大病，不喜中医。故此，遍请津京两地的大医院里的西医看了两个月。越看越沉重。后来，外国大夫说：

“不行了，已经到了肺癆第三期了，准备后事吧！”小德张非常敬重自己的太太，不死心，就请来了石中天。

石中天仔细看了看瘦成皮包骨头的病人，用心地把了会儿脉搏。之后，到客厅里饮了杯“旗枪”。有一个

时辰没有说话。小德张在旁陪坐，看着石大夫也不出声。后来石大夫好似想通了什么，终于开口了。话虽不涉病情，却令小德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张大总管，小侄肚子饿了，请贵府准备点吃的。”之后又加了一句：“我特别爱吃府上的‘齐鲁鸭’！”

小德张“咕咚”呷了一口茶，还没开口，几个下人忙不迭地回话，“都准备好了，知道您大驾光临，特别预备了鸭子！”说着，三步并两步，到下边准备去了。

“有救？”

原先在大清朝宫廷内威风八面的大总管，此刻颤抖着尖细的声音问。

“有救！”

石中天成竹在胸。

“肺癆都有救？”小德张还不敢相信。

“有救！”石大夫肯定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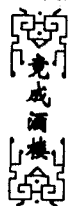
“三期肺癆都有救？”他虽然听清了，但还是要多听一两句肯定的答复。人老了，不轻易相信别人。人老了，有时连自己都不相信。

石中天这次不直接回答他了。他有另外的方法打消对方的疑虑。

“三个月之前，尊夫人突然脾气暴躁，大声骂人，摔打东西，可是？”

“是，是！拙荆一向温顺。不知何故，突然间性格大变。”

“夜不能寐，噩梦频频，醒后全身汗湿，口干舌燥？”



“没错。”

“初时干咳无痰，继而咳呛黄痰，再而咳中带血，至今反复咯血，血量多，血色鲜红，且有两肋疼痛。”

小德张连连点头，不停地说“是”。

“尊夫人舌质红绛，脉象细数，乃阴虚火旺之象。起因于外感久嗽不愈，肺气渐弱，外卫不固，终为虫所染。肺阴亏耗不能荫肾，肾水亏则阴虚火旺。故此骨蒸潮热，盗汗口干，水亏则不能涵养肝木，肝阳扁亢则易怒易躁，心肝火盛则五心烦热，失眠多梦。肺燥火炎则反复咯血，胸肋掣痛。”说到这里，石中天走到书台前，拿起早已备好的笔，开了一张药方。

小德张捧起药方，好像捧着圣旨一样的恭敬。他一字字地看去，一味味地读出来。之后，边赞边叹道：

“好！真是独到之见！不仅有乃父之风范，简直是青出于蓝！佩服！请恕张某班门弄斧，这应是‘秦艽鳖甲散’加……”他一时想不起来。要知道小德张在宫里时常接触御医，对医药有一些认识。

“加‘十灰散’。”

“对！”他指了指方子，“这鳖甲，知母滋阴清热，秦艽、柴胡、地骨皮清热除蒸，乌梅滋阴止汗，珍珠母，夜交藤清热安神……好！四平八稳，本末兼顾，刚柔并济，缓急有序，好！”

石中天笑了。他不是因为这些顺耳之言开心，他是发自内心地佩服这位没有进过学堂的老人能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常识。

小德张喜欢收集药材，也喜送药舍药。他府上的药，药铺里未必有，药材铺里有的药，他不但有，而且

质量更加上乘。

石大夫好歹吃了几口点心，一味地看着门口，等着“齐鲁鸭”吃。

终于，鸭子上来了：酱红色的鸭子，散发出一股与大葱混合的香味，偌大的一只米鸭皮包着骨头。厚厚的脂肪已经被淋炸的方法迫了出去，只剩皮肉、骨和满腹的大葱。

中医界里有句俗话：“老要张狂，少要稳”。石中天已到而立之年，又加上平时并不拘泥小节，举止往往出人意表，偶尔会流露出天真无邪的一面。此时，他已摘掉了茶晶眼镜，挽起了袖子，用手抓起鸭腿，狠狠地咬了一口，然后闭上眼睛，慢慢地咀嚼。口中又时时发出“嗯，嗯”的赞叹声。皮香，肉嫩。桂皮、大料、葱、姜、糖、酒的“变味”与鸭子独有的“原味”融合在一起，令人的唇舌齿产生说不出的快意。

石大夫就是这样，吃一口鸭子，闭上眼咂一咂滋味。陶醉、自我、旁若无人。老太监看着这位大儒独有的“吃相”，看得入了神。

小德张曾群领过两千余名手下，又同满朝的文武百官打过交道，可谓阅人无数。他定睛打量着自顾开胃的石大夫，不禁为他率直坦荡的个性捏一把汗。这个人的头脑可谓聪明、冷静。胸中学问可谓博大精深。但待人接物却全无戒心，无防范。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会模棱两可。有救就是有救，没救就是没救，不会转弯抹角。好吃就是好吃，毫不矫揉造作。这样的人只能在顺境中存活，一旦身处逆境，就会全无招架之力了。小德张不禁叹了一口气。

“兄台！”小德张跟石大夫的爸爸就有交往，论辈分，石中天当是子侄辈。称“兄台”已是总管自降了。

“不敢当。”石中天从陶醉中醒来，忙欠一欠身，“请指教。”

“这鸭子味道如何？”

“妙不可言。”

“兄台谬奖了！”他亲自给大夫倒了一盅茶。底下人忙走上前去，接过积满茶山的紫砂茶壶。石大夫嘴里嚼着荷叶饼，只好作了一个揖，表示谢意。

“大夫，您可知这‘齐鲁鸭’的由来？”

“惭愧，莫非是山东的名菜？”

大总管摇了摇头。

“噢，一定是宫中御膳房的传授。”

又摇了摇头。然后对底下人说：“叫小鲁子当面谢石大爷赏识。”

一会儿的工夫，一个厚厚实实的小个子，站在餐厅上，向小德张和石中天先后作了个揖，石中天望过去，圆脸，黑紫脸膛。圆眼，炯炯有神。鼻端圆润，唇厚而廓分明。一双家做的千层底尖口布鞋，黑色緇裆裤，十锦白的疙瘩祥小褂，干干净净，利利索索。

“这鸭子是你做的？”石中天不可思议地问道。

“是，做得不好，您凑合着吃。”京腔里夹着些广东口音。

“是有缺点……”石中天望望所剩无几的鸭子，严肃地说。

“您说。”小鲁子有点紧张，主人也有些诧异。

“容易把人撑死！”

小鲁子不敢笑，几个底下人笑了笑，又赶紧闭上了嘴。只有小德张，笑得咯咯的停不了。照当时的习惯，客人应该封赏。但今天不行，今天石中天是张府请来的大夫，小德张不会让他破费。再者，他对小鲁子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一赏就疏远了。

好一个石中天，只见他洗了洗手，走到书案前，打开宣纸，大笔一挥：

出人意表状元厨
入我腹中齐鲁鸭

笔法遒劲潇洒颇有古风。石中天一边签名，一边问小鲁子，“兄弟如何称呼？待我写个上款。”小鲁子这时才明白，这副对子是送给他的。用眼看看主人，不知如何回答。

要知道，石中天的墨宝是别人想要而要不到的，更何况还有“状元厨”的褒奖。

“姓林名齐鲁。”小德张代他答道。

“齐鲁？这鸭子就是以他命名的？”

“是啊，是他自己鼓捣出来的，我就胡乱给安排了个‘齐鲁鸭’。”小德张笑了，他笑自己有本事，调教出来一个好厨子，他笑石中天慧眼识英雄，没有因为小鲁子是下人而轻视他。

石大夫看着张夫人吃了药才打道回府。第二天，病人吃了半碗小米粥，两天后又改了改方子，鸡汤、燕窝都可以吃了，也吃出香味了。此后每隔几天就开过新的处方，三个月头上张夫人已在院子里溜早，喊嗓子了

竟成酒樓



——好了！

由始至终小德张没说过一声“谢”字！也没付过诊费、谢仪、车马费。

又过了一个月，小德张亲自来石府拜访，两手空空，只有同来的车夫和下人。

小德张同石中天客套寒暄了一轮，观赏了石府客厅里的古玩字画名人墨宝。然后坐下来品尝了一盅龙井。闲聊了几个时辰，话题由太太的病又转到了齐鲁的鸭子。

石中天这才知道林齐鲁是广东人，十六岁时跟着远方亲戚做学徒到天津跑买卖，那一年亲戚将买货的钱赌输了，回不去了，在广东会馆做了打杂。齐鲁有把力气，就出来做了小工。正赶上小德张在英租界盖花园别墅，小齐鲁每日可以赚个两餐吃。

小德张盖房子都是亲自设计，亲自绘制的。他认为房子牢靠不牢靠全在地基。因此打地基时他每天都亲自去监工。他对工人们说，你们把地基打得越厚越好。厚一寸，我就给一寸厚的洋钱。每天下午来视察的时候就把钱往基坑中一撒，工人们纷纷捡钱，看的小德张哈哈大笑，自得其乐。但是他发现有一个人每天都不参与捡钱，只是看看就走。他叫工头把这个人找来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去捡钱，莫非是有人欺负他，不准他捡？他摇了摇头说：我爸爸说，掉在地上的钱不能捡！这个人就是林齐鲁。从此小德张对齐鲁另眼相看，房子起好了，就留下小齐鲁在厨房打杂。

小德张在英租界都柏林道上的住宅占地八亩，楼高三层，共有六十余间房间。花园中有假山、活水。山上

有亭子，水中有荷花、鲤鱼。小德张治家严紧，每日亲自上大门锁，开大门锁。家中有总管，账房，跟班，打杂，花把式，鱼把式，狗把式，女仆，厨师。此外，还有几个宫中带出来的小太监。他经常坐在楼上的平台上居高临下，监视院中的下人，以小德张阅人经验，以及多番的考验，均对齐鲁表示满意，有心栽培他。每吃饭都让他侍候开饭，端菜。把每一道菜好在哪里，差在哪里告诉他。别小看这番指指点点，没有深厚的功力、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是作不了适当的评论的。

后来，小德张叫上了年纪的大厨将手艺倾力传授林齐鲁。齐鲁聪明勤奋，几年的工夫，不仅承继了师父的手艺，还能创制新菜，时时奉上令人意想不到的崭新菜式、美点。令小德张赞叹不已，对齐鲁备加珍视。

一般的饭馆、酒家中的厨师从打工、学徒开始就有分工，墩上、案上、灶上各有各的专长。规矩所限，不能越俎代庖。所以，再好的师傅也有局限性。而齐鲁却因张府得天独厚的环境，得到其他厨师得不到的手艺。齐鲁以他先天的聪明、悟性，加上师父全无保留的授受，以及小德张本人的悉心调教，成为一位既可制作上百种点心、小吃，又可调制任何风味的大菜、名馐的全面人才。至于他自己的独特之处，就是善于用酒。一般的厨师烹调菜式，无非是黄酒、米酒或西菜用的红酒、白酒、白兰地等。齐鲁却更有考究。他选用的烹饪料酒有数十种之多，因此可产生不同的味道。

小德张今天的兴致特别好，石中天也因为对齐鲁感兴趣而听得特别入神。小德张拿出“古月轩”的鼻烟壶，用尾指的指甲挑了一些放在鼻子上猛力吸了一口

气，闭上眼睛，用手捂着，打了一个喷嚏。

“日前，我叫小鲁子回乡探望家人，连置了些产业。现在房子也有了，田亩也有了，我给他的饷银不嫖、不赌的话恐怕他一世也够用了。此人颇有侠义之风，从今以后他会尽力服侍你老兄！”

小德张从石中天进府诊病到夫人起死回生，一直也没说过半句谢言。这个由卑微的太监做到统领千人的太监头领的宫中总管，深谙世故。俗语：大恩不言谢。他现下虽是下野的太监，但财力、势力，仍不可小觑。古玩，玉器，字画，甚至外国人进贡的八音盒，打簧表，一类的洋玩意儿，小德张都有。但是石中天也不稀罕。

石中天是有名的大大夫。也是求人的时候少，被求的时候多。石中天在租界虽算不上大富大有，然也可称显贵殷实了。小德张深知，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令石中天真真正正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意。而石中天的一大爱好，就是口腹之欲。

这时，石中天已经站起来推辞了：

“这……张大爷，这可万万使不得！”

石中天深知，小德张除了好的大烟膏，最要紧的就是好菜肴。接受了张府一流的厨师就等于夺了小德张心头之好。

“兄台莫非持‘君子远鲍庖厨’之见？”昔日的大总管出激将法了。

“冤枉！石某焉有如此迂腐！”他知道，林齐鲁是难得的人才，更是忠心的人才。他绝不忍心将其据为己有。

“齐鲁来到舍下想也无用武之地，真是大材小

用。”他说的是实话，也是真心的推辞。

“兄台。我见小鲁子与兄甚为投契，他又有些雕虫小技，这才移船就岸，荐于阁下。你如果怕我离开他就没东西吃了，那就太小看老儿了！”老太监又激又打。

“是。府上人才济济，石某岂有不知？只不过小侄并无大功，怎可受如此大礼？治病救命乃我郎中本分。大总管请我吃两只鸭子已是两不相欠了。岂可小题大做？此番美意万万不能接受。”

“兄台，”公公摸了摸无须的下巴，用更诚恳的声音向石中天说：

“你别以为我将他送到府上仅仅是为了你受用。你不知道，我更是为了他好呀！”

石中天有些茫然了：“此话何解？”

“唉，说来我总是有些对不住他的地方。”小德张用带有静海口音的京腔说：

“数年前，我劝他娶了房媳妇。两口子恩恩爱爱，我也老怀大慰。怎知，两年前，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孩子生下来，人也一命呜呼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那一天我把小鲁子差到庆王府，帮他们做大寿。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所以，我这心里……”老人神色有些凄然，看着低头不语的林齐鲁，又说：

“幸好的是，这落生的婴儿是棵好苗子！精乖伶俐，着实可爱。我想好好栽培栽培这个孩子，让他念书，学本事，长大了出人头地。您说是不？”

石中天深深地点了点头。

“念书我是门外汉啊。”说到这里，小德张看了看石中天，“我那儿地方是大了点，人也多了点。就是见

不到四书五经，听不到圣人教诲。贵府上是世代书香，兄弟你是一代大儒，济世的华佗。虽说富贵皆由命，前世各修行，兄弟若愿稍加扶助这孩子，令其成就，也是一场大功德！”

小德张边说边双手合十，对着香案上北宋的木雕水月观音大士拜了拜。

这“令其成就”四个字还真是具有打动石中天的力量，他连忙作揖道：

“老先生既如此厚爱，小侄再推却已是不恭了。”

小德张摸着光光的下巴，咯咯地笑了，对着墙上弘一大师的条幅“阿弥陀佛”拜了拜，打道回府了。

从此，林齐鲁就跟了石中天。

林齐鲁的儿子就同石大夫的儿子小愚、女儿小拙一齐上学、下学、念书、玩耍。石中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林志，字士心。士心个子比同年龄的孩子小，两颗眸子闪闪发亮，隐隐藏着一种高贵的气质。石中天尤其喜爱他那种带有狡黠的聪明。

士心比小拙大两岁，石中天要他们以名相称。又叫齐鲁称自己为石大夫，自己称齐鲁为林师傅。不准士心叫自己老爷，只准称伯伯。

四岁的时候，石大夫同朋友在书房对弈，士心走近棋桌前，一声不响地观看。一阵风吹翻了棋盘，棋子散落地上，士心爬到桌子下面找回棋子，放在棋盘上。车马炮士相将位置与前相同。令石大夫及客人大感诧异。从此石大夫开始教他下棋，棋力日进。三年后，在小学校里已无人可将其锋。